教科自修適用

墨子精華

中華書局印行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RIENTAL LIBRARY

East Asian Library
B
128
M78
1921

中華書局廣告

論說大觀

九開小本 全二十四册

布套兩函 定價三元

初學作文。恆有二弊。一苦於不知體例。一苦於材料不足以致文多艱窘。難於進步。本局有鑒於此。甄錄古今名作三千餘首。分文體爲四十四。分文類爲四十二。既富且備。實集各種論說之大成。爲向所未有。平時翻閱。可資參考。臨文檢查。可以觸發。無煩師友指授。自能觸類旁通。教員得此出題作文。亦有依據。自無枯寂之虞。類目如下。

◎文體總目 〔凡四十四體〕

論…駁…辨…義…議…說…策…解…釋…考…原…對…對問…言…談…語…序…跋…書後…讀…書…啟…箋…贈序…祝辭…令…檄…傳…述…碑記…墓誌銘…記…遊記…述…書事…序…題…感言…箴…銘…贊…賦…弔文…祭文

◎文類細目 〔凡四十二類〕

修身 歷史 哲學 時令 數學 音樂 醫學 政體 經濟 賦稅 實業 交際 風俗 器具

教育 子學 寓言 地文 理化 美術 衞生 宗教 法學 選舉 社會 旅行 迷信 玩具

經學 文學 天文 輿地 博物 體育 國家 禮制 武備 交通 家政 遊覽 游戲 雜類

序

近世瑞安孫氏。攷定墨子生卒。約當周定王迄安王之世。謂癒於馮虛肊測。舛繆不諭。如其所言。則春秋之後而戰國之初也。以彼其時。諸夏弱小之國。駸駸蠶食以盡。六七雄邦。參錯棊峙。旣不可揄。墨子奮其悲愍之衷。尙同非攻。于此尤兢兢。近時喆士。攬寓內之大勢。戰端一啓。殺人盈壄。盡然有念於墨子之說。足以捄時。凡其孤褏閎識。紬繹而剔抉之。以爲與孔子之所謂大同。初無隔閡。此亦昌黎之所謂不相用不足爲孔墨者耶。其爲書上天下淵。精實無與倫比。重以譌奪。雒誦爲艱。學僮苦焉。侯應琛氏舊有節本名言要恉。具體斯在。因附以評註。凡若干事。著於篇。

教科適用墨子精華目錄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尙賢上
尙賢中
尙同中
尙同下
非攻上

中華書局印行

節用上
天志上

唐荊川曰句法佳

孫月峰曰此篇歷敘所染之當否足令人主必惕

教科適用

墨子精華

墨子

事見孟子道以兼愛爲主而其書皆言忠孝之理其文特博辨不羣

所染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

楊升菴曰忽轉

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楊升菴曰。開後來纖巧法門。

（音釋）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　夏桀染於干辛推哆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干辛桀之諛臣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公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云號榮二卿士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　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畢云呂氏春秋作號公鼓祭公敦　高偃畢云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作郤晉有郤氏　楚莊染於孫叔沈尹畢云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新序作沈尹竺　文義畢云呂氏春秋作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　大夫種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籍秦高彊其家臣　太宰嚭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　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　佃不禮畢云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禮誤　行理性於染當畢云性當爲生　處官得其理矣畢云理猶治　則段干木禽子畢云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夏段干木又云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　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爲媅假音

中華書局印行

陶石簣曰。父母學君爲不仁。奇論快人。

陳明卿曰。博父母之名。居不仁之實。可乎。

楊升菴曰。然則奚以句再見。文心轉曲。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音倣)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

孫月峰曰疊呼疊應層卸而下是絕好章法

陳明卿曰淡愈佳

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潔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

中華書局印行

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陳明卿曰。兼字學問之原。墨子之兼本於天。世人之兼濫於人。兼亦有大焉。

陶乃冰曰。文法如轉丸。

(音釋)巧者能中之 畢云史記索隱云倉頡篇曰中得也 放依以從事 畢云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 猶逾己 畢云猶勝于己 此不若百工辯也 畢云說文辯治也 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 畢云當作犓牛羊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 粢盛 畢云說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

方矞菴曰七患句句的確

常祿畢竟減不得訓廉箴卽是生財法顧有位戢此

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

陳明卿曰吝者凶之徵

孫月峰曰關鎖得緊

陳明卿曰慮者心之備

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一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爪牙所以衛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

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椁。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廖明河曰。一篇時事奏疏。

（音釋）畜種菽粟（畢云菽正爲尗）塗不芸（畢云芸省文蕓）隊其子於井中（畢云此隊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重其子（畢云言重於其子）故時年（畢云說文云年穀孰也故曰時年）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離讀如羅）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其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府庫單於內（畢云單音丹單盡也）故國離

寇敵畢云離讀如羅

楊升菴曰此正生財之要節用愛人大道儉而易操約而易成者恨未有以告之

陳明卿曰安節以立斂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役修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靑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

何椒公曰中情句妙絕要知凡人之情皆聖王有以開之庸流拂情而反目之情多聖王適情而固謂其情忘反哉俗儒之說也○絪縕化物天地亦只一個情

黃旨玄曰三吳之杼軸將空矣請以此爲尙衣箴

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

邱瓊山曰今尙方間廚校以萬計嗟乎玉食雖極水陸之珍定不須多許易牙讀此有慨偶爲拈出

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

俟晉陽曰句法甚奇

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胡可泉曰詳明懇惻一篇絕大文字

陳明卿曰息字妙流而不息所以爲妙也

楊升菴曰象功昭德樂爲王道之終然升降淳澆又開氣運之始微乎微乎誰與叅此

陳明卿曰。五大段忽作三語收。甚老。

(音釋)役修其城郭畢云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　冬則練帛之中畢云中讀去聲　珠玉以爲珮畢云珮當爲佩古無珮字　樹藝畢云古只作蓺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　夏則飾饍畢云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又脩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虞。周

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俟晉陽曰。聖王不爲樂。是千古翻案法。

（音釋）冬藏畢云藏古只作臧　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爲瓴缶是瓴字之壞　此亦無也畢云此亦無違於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尚賢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

中華書局印行

陳止齋曰衆賢字新

侯晉陽曰邇來右文左武射御翟直奴隸之耳安望其敬且譽耶老知勇子椎埋困英雄于行伍設使彊陲有故眞欲以賦詩退乎

楊升菴曰借功名之路開道德之門是聖王絕妙機括

陳明卿曰第一要此等人有悟頭

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

唐荊川曰龍比有心只因少術

楊升菴曰古人高爵重祿欲其事之成今日高官大祿止以養其家之肥

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

中華書局印行

陳琴軒曰歸結政本上有收煞

侯晉陽曰何以知句法做公穀

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侯晉陽曰。言尚賢而使人猛省回頭。議論何快。

(音釋)四鄙之萌人(畢云萌氓字之假音) 閭其自入(畢云言所從入之門) 以勞殿賞(畢云殿讀如奔而殿) 服澤(畢云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卽蒲澤今蒲州府) 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畢云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畢云兔罝之詩恐卽賦閎夭泰顛事)

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

薛君采曰貴賤共立以扶世界兩項人缺一不可但治權須自貴出耳

陳明卿曰賢君作事不迂闊

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

唐荊川曰得管夷吾心

陳明卿曰事君之義無過善則歸君

內者。萬民親之。賢者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

楊升菴曰累轉明快

林尙默曰今日居官的榜樣

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

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

俟晉錫曰一波未已一波復起令人無此奇恣

(音釋)蚤朝畢云蚤字同早　既曰若法畢云若猶順　惟毋得賢人而使之畢云毋讀

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貫之畢云般讀如頒賜之頒假藉而用我也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面目佼好畢云佼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

尙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

侯晉陽曰局法整練

陳明卿曰傍薦規諫總是善歸于君

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
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
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
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
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
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
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
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
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
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
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
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

唐荊川曰以鄉治鄉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於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

李光垣曰說到天奇絕

俟晉陽曰神道設敎

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尙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

唐荊川曰文氣大暢

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

薛君采曰第一急務

唐荊川曰遠應

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刑之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爲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義之道。

侯晉陽曰用非神也轉下吁氣成采李虹西曰同則公公則人心之靈君心之靈往往融通於無間此正所以爲神

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謀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則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曰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

唐荊川曰收煞得妙

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唐荊川曰。絕奇絕暢。古今有數文字。

侯晉陽曰。一氣呵成文字。

(音釋)以爲唯其耳目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　呂刑之道曰畢云之道當云道之　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畢云孔書殺作虐　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當爲拒年　輕大夫師長畢云輕當爲卿　富貴佚而錯之也畢云錯讀如舉錯　政刑之便譬畢云譬讀如僻　唯而審以尚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据增　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尚同下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苟若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

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

王守溪曰醒人語

李見羅曰語不厭重

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于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于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

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偏。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

蘇紫溪曰說到天尚同之義始盡

楊升菴曰透

也天下既以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

唐荊川曰收煞得妙

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唐荊川曰。俱是治天下大道理。奈何以爲異。

李光垣曰。中間多引先王之言。是接儒處。予更喜其文之爽駿。

（音釋）而辟之 畢云辟同避　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 畢云而同能　治天

孫月峯曰從小入大歸到攻國之非章法斐然

陳明卿曰善戰上刑侯晉陽曰要見古人立言垂世都只爲盲人開眼予

下不窕（畢云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而治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

嘗謂一部論語總是一章相師耳

宗方城曰喻透

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俟晉陽曰立言之旨。深則孟子本意。行文亦復酷似。

（音釋）入人園圃 畢云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 至入人欄廐 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 抯其衣裘 畢云抯讀如終朝三拕之拕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抯即拕異文 今至大爲攻國 畢云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 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畢云奚說猶言何樂

節用上

楊升菴曰不加賦而用足正是此意

王鳳洲曰倍人奇絕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者。芊䱹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䱹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䱹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䱹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惟。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

又曰寡人更奇

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俀橐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李虹西曰倍字立論甚異

（音釋）一國可倍也 畢云言利可倍 芊䱉不加者去之 畢云芊䱉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

俟晉陽曰俚而不俗

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凊者去之郎下篇云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

惟毌興師畢云毌同貫

俟案畢云俟郎援字異文

此不令爲政者畢云令當爲今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而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惡有處家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

郎完白曰究竟天亦何欲惡自心上打疊不過便是天意
孫月峰曰疊用然則局法不覺其複

孫月峰曰總得好

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

楊升菴曰。就天意說出兼愛敎旨。精究。

郎完白曰。一時之殘虐。易逞百世之毒。

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

口難逃可畏可畏孫月峰曰看章法

宗方城曰明悉天愛天下之百姓不刊之論

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

郎完白曰方出題面可謂雲藏岫盡處

又曰結句遒逸

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侯晉陽曰。說天透甚。不作玄語。

(音釋)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畢云玉篇云所處所　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畢云猶云

日暮途遠　幽門無人 畢云門當爲㵎　未得次已而爲政 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

未得之明知也 畢云當云明知之也　方施天下 畢云方當爲旁或當爲專字之壞　言非此 畢云

非猶背　猶倖馳也 畢云倖一本作偝

墨子精華終

民國三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三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十年九月七版

（教科適用墨子精華）全一冊
定價銀一角五分

新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華書局
校閱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河南路轉角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香港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東昌廈門蘭谿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中華書局